

岁月 成歌

下

SUIYUE CHENGGE

秦文棣◎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岁月 成歌

下

SUIYUE CHENGGE

秦文棣◎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成歌/秦文棣主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587-0

I. 岁… II. 秦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8342 号

岁月成歌 (下)

秦文棣 主编

责任编辑 杨 过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51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587-0

定 价 89.80 元 (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不老松 星 星 冒志文 岳昌鸿(1)
——志愿军老战士刘怀良访谈录
- 千里云月 万吉晨(14)
——记志愿军老战士孙友善
- 赤心永远 万吉晨(27)
——志愿军老战士张树民的心迹
- 风雨春秋 万吉晨(45)
——记志愿军老战士龙会松
- 往事悠悠 万吉晨 冒志文 岳昌鸿(63)
——志愿军老战士钟福贵
- 平凡的辉煌 郑 正(79)
——志愿军老战士马忠才的人生里程
- 天 职 常慧琴 沙俊清(91)
——志愿军老战士杨思忠的生活片断
- 朝鲜战场上有我一串串清晰的足迹 ... 常慧琴 沙俊清(110)
——志愿军老战士宋海金的回忆
- 戎马青春红似火 常慧琴(119)
——志愿军老战士李志英的故事



遥远的金达莱	李万成(135)
——志愿军老战士杨世旭的回忆	
无悔无憾的人生道路	郑 正(145)
——志愿军老战士林大校的人生历程	
永不熄灭的激情	赵晓宁(159)
——志愿军老战士张海祥访谈录	
普通的战士	星 星(170)
——记志愿军老战士王毓林	
人生无悔	常慧琴(185)
——志愿军老战士方泉生纪事	
永做最可爱的人	星 星(200)
——志愿军老战士王成祥的战斗轶事	
生命与荣誉同行	高 寒(216)
——记石嘴山市抗美援朝老战士协会理事刘彦英	
附录	
石嘴山市抗美援朝老战士协会成员名录	(226)
后 记	秦文棟(232)



不老松

——志愿军老战士刘怀良访谈录

星 星 冒志文 岳昌鸿



SUI YUE CHENG GE



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志愿军老战士是家住平罗县城的刘怀良老人，他虽然已经 70 岁了，但身体仍然很健康。他有 1.75 米以上的个头，至今满口牙齿依然完好无损。这大概和他有过一段当兵的历史，经受过艰苦的磨炼不无关系吧。

坎坷的人生

九死一生 松柏常青

——刘怀良于 1975 年秋平罗

刘老是地道的宁夏人，老家在平罗张家墩（现在周城乡境内）。

据刘老回忆，他小的时候，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加之父亲过早去世，一家人的生活就更没有依靠了。刘老虽是家

里的老三，但由于两个哥哥不幸去世，所以不到10岁，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了。那时的生活，主要靠母亲早出晚归干些零活，挣些米面回来养家糊口。刘怀良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就给有钱的人家放牛、放羊，混着吃个肚子。然而就这样，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最后母亲只得将小妹送给了别人，带着他和大妹妹改嫁了。

继父家里也不宽裕，有时还因为母亲多带去两张吃饭的嘴，使得继父经常和母亲闹别扭，于是，刘怀良便跟着舅父到银川市面上“混”日子去了。

那时候，刘怀良有个姨夫在银川组织了一个戏班子，刘怀良记得，在银川“羊肉街口”再往前一点，大体是现在的《宁夏日报社》附近，就是银川最早的戏楼。那个时候虽然银川城小得可怜，但毕竟还有几个衙门，还有一些军阀、官吏和有钱人，也还时常请戏班子唱一两出戏什么的。所以一到银川，刘怀良就先在姨夫的戏班里学唱戏。学戏苦得很，也有危险，舅父怕把刘怀良摔出个好歹，不好向姐姐交待，很快又找了个擀毡的师傅，让小外甥跟着学擀毡。这样，刘怀良算是在银川安定了下来。三年过后，刘怀良出师了，但由于年龄小，不可能另起炉灶自己去开毡房，所以他一直跟着师傅干。

那个年月，宁夏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被抓兵，好端端的一个青年后生，只要被抓了兵，也就是九死一生了。因此，许多年轻人往往狠狠心让别人或自己把拇指或中指剁掉，端不成枪，扣不成扳机，也就躲过被抓兵这一劫了。现在刘怀良出师了，刚刚学会自己养活自己的本领了，可又面临着随时会被马匪抓兵的危险。

开始是伪保长领着人到刘怀良的家里去抓兵，母亲、继父告诉保长，三儿子在银川，找不着，于是抓兵的人就把母亲捆



绑起来到银川去找儿子。母亲哪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啊？去了几趟银川没找着刘怀良，抓兵的事也就算过去了。银川城里也在到处抓兵，弄得年轻人没地方躲。好在师傅把家里的炕洞腾空，只要抓兵的人一来，师傅就赶忙让几个徒弟钻进炕洞躲起来，等抓兵的人走了，再出来干活。这样藏来躲去的总不是个办法，最后还是师傅花钱托人在银川南门外一个叫团管区的国民党武装处（可能是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给每人找了一身黄军服穿上，抓兵的人见了还以为他们也是军人呢，就不再抓他们了。他们也可以穿着黄军衣公开在外面干活了。

1949年8月，解放军打到银川城下，虽然马鸿逵跑了，但他的部下还在负隅顽抗，于是便把银川城内所有的青壮年都聚拢在一起进行训练，团管区的人也不例外，然而还没等训练结束，解放军就进了银川城，训练营也趁乱解散。刘怀良赶紧从训练营跑出来回城（当时训练营设在今银川新城附近），走到西门附近，碰上了一队解放军，起先解放军看他穿着一身黄军衣还误以为他也是“马家军”呢，后来才知道他是被“马家军”抓去训练，还没上过战场的“新兵”，于是便有意留他在部队里。一位首长模样的人问他愿意不愿意留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当兵，刘怀良想了想，觉得解放军和“马家军”不是一路货，而且人都很和蔼，也没多想，便答应留在部队里。部队给他发了一支枪，让他当了通讯员，刘怀良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几天后，刘怀良所在部队开赴陕西岐山集结，准备南下解放四川。以后战局发生变化，四川被“二野”解放了，刘怀良所在部队又调到宝鸡参加修建从宝鸡到天水的铁路。在入朝参战之前，他们的部队先后在西安、泰安等地都驻扎过。

“现在想起来，当时当兵的原因很简单，不过认真分析起来，这里是有深层原因的。”刘怀良最后补充说：“第一，自己



当时基本上就是孤儿，又看到解放军对人都很和气，觉得碰上了好人，便毅然当了解放军。第二，解放军是专打“马家军”的，而自己的两个哥哥都是被‘马家军’抓兵逼死的。因此，自己加入解放军也有一个想报仇的因素。即使当时碰不上解放军，以后也会主动去找解放军的。这大概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吧。”

一张珍贵的纪念照片



SUI YUE CHENG GE

在刘怀良家中，一直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纪念照片。那是他入伍不久，他们通讯班全体同志的合影。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51年的元月20日，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部队也和驻地老百姓一样，沉浸在准备过年的欢乐气氛中。的确，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中国劳苦大众，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并即将迎来解放后的第二个传统节日——春节的时候，他们该有多么喜悦和自豪啊！也就是在这一刻，通讯班战士在完成各自任务回到班里之后，不知是谁最先提议“全班同志一齐合个影”，于是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们把团部的摄影记者请来，排好了队形，高高兴兴地拍下了这张合影留念照片。50多年过后，直到今天，刘怀良仍然能记得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班长孙金来在前排居中，左面是文化教员史国梁，右面是谷选成，后面是……这是一个多么和睦的战斗集体啊！虽然刘怀良跟他们相处才仅仅一年，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刘怀良永远都忘不了。然而一年以后，当他们部队从朝鲜回国时，照片上的人就只剩下刘怀良一个人了。多么可爱的战友，多么残酷的战争！一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刘怀良心里面总是隐隐

作痛。就为这，刘怀良也永远忘不了在朝鲜参战的日日夜夜。

那是195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在西安机场举行阅兵式，刘怀良所在部队也接受了首长的检阅。在阅兵式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部队发出了“深入抗美援朝”的动员令，并分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当他讲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胜利地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反击，并收复博川、宁边、平壤等大片失地，使朝鲜的军事形势得到根本扭转的时候，部队里响起了一阵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美国侵略者赶回老家去”的口号声。就在阅兵式过后不久，刘怀良所在部队便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其部队番号是：志愿军19兵团64军第191师573团教导大队。

部队先是从陕西来到山东的泰安，在那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训练之后，又乘火车到达了安东（今丹东市），随时准备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在安东，刘怀良和战友们亲身感受到美国侵略者的强盗本性。他们看到安东所有房屋的玻璃窗上都贴上宽宽的纸条，用以防震；美国飞机也经常侵入我国领空进行狂轰滥炸。战士们看了简直气炸了肺，日夜盼望着能早日奔赴朝鲜和美国佬决一死战。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之所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也完全是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奋起反抗。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叫做《王大妈爱和平》的歌曲所唱的那样：

“王大妈爱和平，到处宣传不消停，大家来签名，大家团结紧，我们反对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美国强盗杜鲁门。

杜鲁门你别发疯，娘儿们一样要和平，你要是再把人来杀，我们捉住你问的问来审的审。

全世界人民饶不了你，全世界人民团结紧，保卫了持久和



平，坚决消灭你。”

有一天，刘怀良站在鸭绿江边看着缓缓流逝的江水，心里面起伏奔腾着。一方面他多么盼望早日过江参加战斗，一方面他怎么也想不通美国鬼子干啥要从遥远的美洲跑到亚洲来祸害中朝人民呢？他正想着，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他一下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团长和杨队长正站在自己的身后。团长以为他害怕了，便笑着告诉他：“小鬼，把你小壶里的水倒了，灌上白酒，害怕的时候就喝上几口。酒可是壮胆的好东西啊。”“报告团长，我不怕，我是想我们能不能早点过江，早点参加战斗。”刘怀良“啪”地一个立正，利索地向团长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哎，这才像我的兵嘛，”团长高兴地说道。他又得意地看了杨队长一眼。“敌人并不可怕，但是我们可不能傻干，拿身体去和敌人硬拼。”这边杨队长也说话了。“我们必须正视敌人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我们要用小米加步枪去战胜敌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动脑子，不能蛮干。”接着，杨队长又讲了一些过江后如何注意隐蔽、注意防空、严守纪律、保存实力的注意事项之后，便和团长回团部去了。

两天后，部队出发过江了。战士们在防空炮火的掩护下，沿着被美国飞机炸成千疮百孔的鸭绿江大桥，迅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出发前，刘怀良确实装了一水壶酒，不过那是他悄悄给团长预备的，因为他自己从来就不喝酒。

作为团里的教导大队，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基层干部和进行战术训练。通讯班的主要任务是，每到一地就得为教导大队一百多号人安排房舍，转送学员，传达口令等。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部队长期驻扎，通讯班的任务就是架设电线，安装电话；如果是临时驻扎，那么传达各项命令就全靠通讯员的两条腿了。“我现在身体还这么好，就是在朝鲜时跑山路练出来的。”



刘怀良不无幽默地补充一句。刘怀良所在部队属于教导队，按理应该有一个比较长期稳固的训练基地，但在朝鲜战场上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教导队也和作战部队一样，几乎天天都是在行军途中度过的。白天，行军为了不让敌人飞机发现目标，战士头顶带着用树枝条编成的草圈，身上插上伪装树枝。夜晚，大部队行动之前，通讯员就得首先往来穿梭于周围各部队之间传送当晚的口令。说到口令，有人还不太清楚，其实它只是在夜间判断敌我的一种方法。在战场上，由于经常有夜战或夜行军，对面来人看不见脸面，也看不清服装，但又必须迅速判断出来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因此哨兵就必须在一定距离之外向来人询问口令，回答上的就是自己人，若回答不上来就有可能是敌人或者是奸细。在战场，特别是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情况下，“口令”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而传送口令又是战时通讯兵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除了传递口令以外，教导队的通讯员有时还要担负着转送学员的任务。为了战争的需要，教导队有时就开赴到战线的最前沿；有时又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后方（其实在朝鲜战场上是没有后方可言的）。这样一来，教导队的通讯兵就只得担负起接送受训人员的转送工作。令刘怀良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他全班的战友，就是在一次转送受训干部的夜行军中牺牲的。

那是1951年的秋天，他们已经打到清川江附近。一天傍晚，全班接受命令，要转送几个受训后的干部到前线去。全班战士在公路边的小路上单列行军，公路上行进着我们的运输车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中进行。在绕过一个山弯时，刘怀良突然听到天空中有隆隆的马达声，他抬头一看，一群敌机正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俯冲下来。他连忙向空中鸣枪以提醒汽车司机熄灭车灯。（由于汽车马达很响，司机在开车时听不到飞机的轰





鸣声，因此，当时有规定，在行军中，如果步兵发现敌机来袭，应赶快向汽车鸣枪示警，以提醒汽车司机熄灭车灯，隐蔽前行。）然而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车灯熄灭，敌机就开始轰炸了。只听一声巨响，刘怀良只觉得两耳轰鸣，头晕目眩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大概已是第二天上午太阳初升的时候了。在朦胧中，他听到一种“滴滴哒哒”的声音，战士的直觉使他立刻警醒起来，他翻过身来以一种俯卧式向四周搜索。身边有三个大炸弹坑，就在前方不到5米远的地方还立着一颗未爆炸的大炸弹，声音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不好，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听声音马上就要爆炸了。容不得他多想，抓起身边的卡宾枪，爬起来猫着腰就往山脚下跑去。在10多米外有一个地窝棚，窝棚里恰好有一个坑洞，大概有人曾把这当过掩体。他不由分说地跳进坑洞里隐蔽起来。也就在这时，炸弹响了，飞来的石头土块砸在窝棚顶上，把棚顶也砸塌了。好悬啊！他活动了一下身躯，觉得并没有受伤，可是后背上沾了一块粘糊糊的东西，还往下滴血。他用手一拨拉，原来是一大块鲜血淋漓的肉。好惨啊！不知哪个战友，又被炸“飞”了。刘怀良定了定神，从窝棚里爬出来，他想去找他的战友，可是周围没有一点生命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牺牲战友的遗体，他赶快顺来的路回去寻找自己的部队。等回到团教导队一问，通讯班的战士一个都没回来，他心里顿时“毛”了。他想，可能战友们还没回来？可能战友们受了伤，被朝鲜老乡收留了？还有是不是战友们受伤了被卫生队的同志收容送回祖国治疗呢？不过从那以后，刘怀良再也没有见过通讯班的战友们。

多好的同志啊！多亲密的战友啊！每当刘怀良拿起这张照片仔细抚摸时，战友们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班长孙金来是陕西人，和自己也算是“西北老乡”了；文化教员谷选成是

河北人，他在教自己学习文化方面可没少费劲；还有许双金、张根林……他们都和自己亲如兄弟。刘怀良觉得自己从一个孤儿成为一个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光荣战士，这都和班长、文化教员以及战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当听了刘怀良老人的叙述之后，我不禁也动了真情，据我所知，当年朝鲜战场的松骨峰战役中曾经被误以为牺牲了的一个志愿军战士其实并没有死，他被卫生队抬到后方送回祖国治疗后，一直活到现在。于是我在想，能否再有一个奇迹发生：刘怀良老人的回忆录发表后，突然有一天，一个战友给他打来电话或是写封信来，告诉刘怀良，自己当时并没有被炸死，而且现在还过得很幸福的消息，那该会怎么样呢？真的，我从小就崇拜英雄，我也真心希望英雄人物、英雄主义能够浩气长存，虽然每一个志愿军战士不一定都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但是他们敢于不惜生命，响应祖国号召，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交手，这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仍然是英雄壮举。



同仇敌忾

回想起朝鲜战场，最可恨的就是美国“飞贼”（志愿军战士都把美国飞机叫“飞贼”），他们借助其先进武器把整个朝鲜战争变成了一场“钢铁大战”。

“你不知道美国飞机该有多狂啊！”刘怀良老人若有所思地回忆说。在朝鲜战争期间，敌人的飞机每天都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的，有时我们在山坡上行军、隐蔽，美国飞机竟在山沟里来往穿梭。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的战士趴在山坡上用步枪、机枪，从上往下射击在山沟里飞行的敌人的飞机。“你看这



事稀罕不稀罕？”令刘怀良最为难忘的是，美国“飞贼”的轰炸不仅牺牲了他全班的战友，而且，他自己也好几次都差一点葬身在美国“飞贼”的狂轰滥炸之中。

那是在全班战友牺牲不久的一段时间，刘怀良所在部队已调防到三登一带进行整休。刘怀良已经调到大队部去工作了。其主要任务还是负责通讯联系。三登火车站附近有我们的一个大型军用物资库，每天都有许多部队到这里来领取配给物资，所以也是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一天傍晚，刘怀良奉命到当地村庄里找村委员长（即村长或村支部书记）联络工作，还没走进村，就听到空中传来刺耳的呼啸声，这是炸弹与空气摩擦所发生的尖叫。“妈的！”刘怀良愤愤地说出这两个字，还没等找到隐蔽物，炸弹就爆炸了。一股气浪把他掀倒在地，紧跟着又是轰轰隆隆的一阵爆炸。刘怀良被爆炸掀起的泥土活埋了起来。那一次要不是战友及时发现并把他挖了出来，恐怕刘怀良就要“抗美援朝到底了”（志愿军战士们对牺牲的戏称）。后来才知道，美国飞贼这次轰炸，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运输物资的车辆或是发现了朝鲜居民的村庄，而是他们看到了地面上跑着的一条狗，美国“飞贼”由此判断附近有人家，这才实施了轰炸。

“狗日的！”现在想起来，刘怀良仍然气不打一处来，“有本事你在战场上兵对兵、将对将地干，凭借武器先进，到处轰炸，到处欺负人，这算个啥球本事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步兵不行，他们吃不了那份苦，也受不了那份罪，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明白为谁打仗的道理，才真正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深刻含义，也只有毛主席共产党的军队才能得到全中国及朝鲜人民的最真诚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最终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美国人被迫承认他们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

战争”。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

我们是在刚刚建国，在经济、科技、武器、作战物资都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和最强大的国家打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也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建国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发生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许正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吧！

尾 声

1952 年底，刘怀良所在部队从朝鲜回国了。部队先是驻扎在河北，部队领导打算让刘怀良到华北军区所属的一个军校去学习，但那时刘怀良身体状况不太好，加之入伍以来他一直没有回过家，虽然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孤儿，但是还有改嫁了的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他的确很想念她们。因此他主动提出要转业回地方、回宁夏，领导上批准了他的转业申请。他记得临转业时，部队首长和战友们专门为他召开了欢送会，会后用汽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和同期转业的战友们一路向西，在西安、兰州、银川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到一地，当地领导总是请他们为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们宣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他也很愿意接受这种宣讲义务，因为刘怀良确实觉得抗美援朝很了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很了不起，他的确很想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道理向大家讲清楚。因此，他做了一路的宣传员。

回到银川后，他被安排在南门外休息，后到省干部学校学





习政治理论、学习《毛泽东选集》。虽然放羊娃出身的刘怀良一天学也没上，但是他到部队后，在文化教员及全班战士的帮助下，3年下来也扎扎实实地认识有两三千字。所以参加专门的政治学习对他来讲，也不算太难的事，况且能够专门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政治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这对于将来的工作都是大有帮助的。因此，刘怀良学习很刻苦，成绩很优异。经过一年的学习，刘怀良于1953年底毕业了，学历算中专。

1954年初，刘怀良被分配回平罗工作。他从银川徒步走回平罗，先是去看了母亲和妹妹，她们都很好，而且自己在朝鲜往家里写的信，母亲、妹妹都收到了。只是由于他当时写信时没有把部队的番号及详细地址告诉家里面，因此家里就没办法去信跟他联系。现在他们看到刘怀良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啊。一家人坐在一起畅谈，讲毛主席、共产党的救命之恩，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事。之后，刘怀良便高高兴兴地到单位报到上班了。

刘怀良先是在县委组织部门，主要从事审干和肃反工作，后来他又到县检察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检察院任秘书，虽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公、检、法就被砸了个稀巴烂，但是刘怀良却发扬了军人的本色——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尽管他没有挨过批斗，也没挨过打，他却偷偷地把检察院的公章藏起来，不至于让“造反派”拿去胡折腾。正因此，也减少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公、检、法部门时，检察院领导首先让他回去。但是刘怀良真的不想再搞政法工作了，也许是伤心？也许是干腻了同一种工作吧？刘怀良自己的解释是：对党的事业，我并不挑肥拣瘦，只是对一些司法干部那种高高在上、横行霸道的做法看不惯。于是，他调到了平罗县商业局工作。1987年，刘怀良从商业上